



酉陽雜俎

續集  
一之四

15
1296
4





15  
1296  
4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續集目錄

卷之一

支諾臯上

卷之二

支諾臯中

卷之三

支諾臯下

卷之四

貶誤

卷之五

目錄

昭和九年  
十月十一日  
購求

續集目錄



寺塔記上

卷之六

寺塔記下

卷之七

金剛經鳩異

卷之八

支動

卷之九

支植上

卷之十

支植下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續集卷之一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 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鶴 校

支諾臯上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屯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屯因分居乞衣食國人<sub>有</sub>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屯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目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繅之不供穀唯一莖



植焉其穗長尺餘旁苞常守之忽爲鳥所折啣去旁苞  
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苞因止石  
側至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云爾要何  
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  
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  
錐挿於石罅旁苞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  
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蠶  
穀事仍謂旁苞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  
苞知其愚論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蠶如常  
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爲鳥所啣其弟大悅隨

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群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  
謂曰爾欲爲我築糠一作糖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  
弟請築糠三版三日饑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鼻鼻  
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擊  
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瀨一作端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  
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  
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  
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  
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



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闌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恠自絕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一作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爲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類

鬻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後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卽出首因斤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籠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壘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



節母往令女守庭菓女伺母行遠亦徃衣翠紡上衣躡  
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  
遽反遂遺一隻履為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  
亦不之慮其洞隣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三數十  
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  
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  
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  
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  
之於道旁卽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  
汗王恠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

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  
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卽為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  
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為媒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  
以葉限為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  
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為際  
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為海潮所淪成式舊家  
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恠事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  
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  
一人卧召前視左髀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為鍼



出牖升餘顧曰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  
畢院庭中有人照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  
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篳吹激  
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爲人者傾刻而盡超訪其故黃  
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鵠觀於潁川夜至一驛纔卧見物如猪者突  
上躡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廐潛身草積中屏息且伺  
之惟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鵠所潛處忽變  
爲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  
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鬚  
鬢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一作熒熒可惡戲燈弄  
硯紛搏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  
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  
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

一作元

中蜀郡有僧志功

一作志

言住寶相寺持經夜

久忽有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燈焰或蹲於  
炷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  
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無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



狗及猫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鷄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遽祇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鷄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爲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旣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

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日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酌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窰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鄆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眇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先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



安在柳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中也食傾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笑竄采觀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釋時目擊其事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爲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檐至田中袒而運檐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爲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日差矣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即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褫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



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惟客前  
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隣房三人夢中  
所訪者悉及第

潞州軍校郭誼先為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於鄆州舉

其先同塋

一作

葬於磁州滏陽縣之西崗縣界接山土中

多石有力葬者率皆鑿石為穴誼之所卜亦鑿焉積日  
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  
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  
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厠體仆幾死骨肉奴婢  
相繼死者二十餘人自是常恐悸唵驚不安因哀請罷

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及賊積

一作積

阻兵誼為其魁軍破梟首其家無少長悉投井中死蓋

州從事鄭賓于言石守宮見在磁州官庫中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常入

山採藥遇暴風雨避於欹

一作

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

墜地條而朗晴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者  
其上平齊如削其中有竅可盛其下漸闊而圓狀若垂  
囊長二尺厚三分其左小缺班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  
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為其  
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言無忽一



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内撒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賊稹阻命之時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熒潤可愛屠者遂送稹乃留之

韋温爲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年二十九爲校書郎夢滌水中流見二吏賣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子豈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踈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傾間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蚺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羞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寵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欸有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



衛者數十梓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  
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  
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  
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  
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僂  
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  
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  
紙隙見亡兄以帛抹脣如損狀僕使其訝之一婢泣曰  
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忽忽就剪誤傷下脣  
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辛秘五經擢第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傍有乞  
兒箕坐面蠟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  
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  
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  
恠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口彼時至豈自由乎辛  
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傾當自知  
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大驚  
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  
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  
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



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  
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  
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  
也積二十餘年辛為渭南尉始婚裴氏泊裴生日會親  
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  
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  
妻尚未生豈蓬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履有  
憤於黔婁擿植索塗見稱於楊子差不同耳  
方之蒙袂  
五句不屬

唐段少卿西陽雜俎續集卷之一

當有  
缺文

唐段少卿西陽雜俎續集卷之二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 校

支諾臯中

上都渾瑊宅戟門內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夜月  
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班領數百條如索  
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學士張乘  
言渾令公時堂前忽有一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掛其上  
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朵



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  
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一作其兄

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遂焚香勅勒  
兄忽詬罵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何橫於事我止居在  
南柯愛汝苗碩多獲故暫來耳契宗疑其狐魅復禁桃  
枝擊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順神當殛汝可加力勿  
止契宗知其無奈何乃已病者歛起牽其母母遂中惡  
援其妻妻亦卒邇募其弟婦回面失明經日悉復舊乃  
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已有鼠數百穀穀

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駭逐不去及明失所在契宗  
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爾聲氣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  
弟自來因長呼曰寒月寒月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  
狸赤如火從病者脚起緣衾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  
持刀就擊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戶燭其穴蹤至一房見  
其物潛走甕中契宗舉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經三日發  
視其物如鐵不得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  
愈月餘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衆意其興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  
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卽延憇具茗有



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  
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  
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  
悟舉止可愛工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  
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  
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申  
大驚異妻猶愛之乃戲曰妹旣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  
婦子乎女笑曰身旣無託願執鹿井竈王申卽日賃衣  
貲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關門卽舉  
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

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嚙言  
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  
復應啓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鑿齒  
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  
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太和八年省躬晝  
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因與之接惟狎彌日將去  
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  
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卒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鬪牛脫其一角又過



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餘髯而甚口呼亞秦可負我過橋  
亞秦知其非人因爲背覺腦冷如水卽急投至交牛柱  
乃擊之化爲杉木瀝血升餘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  
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  
纔入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縷  
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  
有傾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憇君車中數里可乎百  
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  
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虢晉

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  
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卽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  
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  
夏天下多患赤瘡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夫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  
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髮禿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  
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所謂搖氣袋  
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  
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卽愈  
相傳人將死蟲離身或云取病者蟲於牀前可以卜病



將差蟲行向病者背則死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  
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  
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爲興  
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墻掘地遇一石函發  
之見物如絲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  
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  
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  
露之

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  
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  
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外入  
蜀親覩其事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猶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  
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  
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  
面若愧色陸強牽與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  
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往揚州有妻  
子居住太平側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



書又七日其計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于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給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令可還蔣草草被遣還墮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姚司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常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鱸者而毛若鼈者而鰓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燈控箴染藍涅皂未常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

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熟楊元卿知之因爲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效瞻至其家標扛界繩印手敕劔召之後設血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子酒上瞻乃匿劔躡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及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篲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卽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



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燭祈羅叱之女恐怖此額  
瞻偶見其衣帶上有皂袋子因令侍婢解視之乃小籥  
也遂搜其服玩籥得一篲篲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  
唯黃與皂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  
職入京先詣瞻爲加功治之浹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  
大如瓜瞻禁鍼刺之出血數合竟差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  
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  
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誄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  
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幕巾網獲一焉寘于紗

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  
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  
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  
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  
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  
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  
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  
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  
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峨眉縣與邑人約遊峨眉



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忽  
入石罅僧廣鼻先覽卽牽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若隨  
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厲其腰肋出之笈纔出罅亦  
隨合衆詰之曰我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  
春藥適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化縣京遙  
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有  
物墜簷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襁褓  
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  
之乃一弊箒也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  
如臂節中麕皮若茯苓氣似木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  
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  
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  
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  
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恠常有衲僧  
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一日  
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  
夕女不復見其恠視其根頓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  
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恠亦絕成式



常見道者論枸杞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爲地仙矣田氏無分見恠而去宜乎

寶曆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厨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轉堂上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火滿川爍而乃滅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鏹求治其

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常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萊州卽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常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長塞於庭豐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號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  
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饑  
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柰何殺此  
有傾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  
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為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麀  
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  
弟應曰我兄變為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  
往年殺黑魚冥謫為虎比因殺人冥官答余一百今免  
放杖傷遍體汝弟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  
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為村人格殺之驗其

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  
至谷中見村人說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為五娘常止宿  
於永穆墻垣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名  
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常沾汗  
洵寒袒露體無拘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攔馬曰我有  
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為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  
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襪內中使靴中仍曰為語五娘  
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攔馬笑曰我兄  
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



因發襖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墻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

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袋耳。軍將乃舉甕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携於日中無影。

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十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齧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車過橋。橋根壞墜。車馬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嘗夜度橋。見群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卽滅。啾啾曰。射着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銜其箭。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  
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其此時不  
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題有  
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  
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  
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  
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卽請別李固留不得但  
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幘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  
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  
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

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  
悟卽遣使分詣諸巫巫有董氏者董金天神卽姥之女言  
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是  
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  
言者洎相國崔郾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  
責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遁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壻盧  
生舍之於家其靈歆矣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  
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墻堵下初爲螢稍稍芒起大  
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



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鷄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鑄造嘗有人携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其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

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蜂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唐段少卿西陽雜俎續集卷之三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 校

支諾臯下

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癩疾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着黃賣帖見追行數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



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卽放還一吏  
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生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  
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傾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  
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  
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  
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名  
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  
破篋成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成式三  
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  
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妄言矣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  
死必爲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却  
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問曰此何州縣  
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  
因何作僧領來令迴還俗了領來僧遽索俗衣衣之而  
卒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賀常以女  
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  
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子各枕一夕無所覺趙枕輒  
復如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姪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



所見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月餘趙病死妻令姪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錠如模鑄者所函錠處無絲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錠各長三寸餘闊如巨臂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阿賀今住洛陽會節坊成式家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成式

一作段文昌

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

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卽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

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項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爲理復見寃氣於江石上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郎君琴聲竒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温谷訪內弟樊元則元則自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隨請爲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窅窅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卽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



污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丈及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寃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魂香不相遇

廬州舒城縣蚓成式三從房伯父大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三尺白項下有兩足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荆州百姓孔謙蚓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嘗言小兒時見隣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蚊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頭堰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鱸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寤夢身為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擲桶中釋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擢鯉負鯉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妾子婢僕有傾寘礎斫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元二年



成式書吏沈郅家在越州與堰相近目覩其事

曹州南華縣端相寺時尉李蘊至寺巡檢偶見尼房中  
地方丈餘獨高疑其藏物掘之數尺得一瓦餅覆以木  
槩視之有髓骨大方隅額下屬骨兩片長八寸開罅徹  
上容釵股若合筒瓦下齊如截瑩如白牙蘊意所尼產  
因毀之

中書舍人崔暹弟崔暇娶李氏爲曹州刺史令兵馬使  
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  
立於牀西崔暇在牀東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暇暇因  
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

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暇妻卒

李正己本名懷玉侯逸希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  
爲兵馬使尋構飛語戾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冤無  
訴於獄中壘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  
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  
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恠之後睡又聽人謂曰汝看  
墻上有青烏子噪卽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傾天  
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墻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  
希逸壞鍊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  
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常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棘  
鍼一枝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雷韋試  
令踏地驚之蟲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漸  
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瓜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  
物

永寧王相王涯三恠浙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人至  
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湧  
有聲晝窺之或見銅一作廝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  
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  
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又長子孟博

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  
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卽喉聲如鼓簧若成  
韻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諧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  
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笞責一日  
僕不得魚訪之於獵者可漁之處獵者給之曰某向打  
魚網得一麕因漁而獲不亦異乎僕依其所售具事於  
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矣因寘諸榻日夕薦香火歷  
數年不壞頗有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爲伺其出烹



而食之亦無其靈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羸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借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盃卽挺身入穴因獲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拜曰王人芟翁來久矣有傾主人出紫衣貝

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擊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盜一作次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



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荅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旣闌妓自持鎖開東墻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墻外乃長安東墻墮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誦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粧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荆州處士許卑得於韋氏鄰人張弘郢

忠州墊江縣縣吏冉端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崗爲卜地云合有生氣群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街小埕相次每埕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脉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壤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旣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旣覩勸吏改卜嚴師伐其卜驗爲其地吉



縣吏請遷蟻於岩側狀其所爲仍布石覆之以板經旬  
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叫呼數日不已玄之  
素厚嚴師因爲祝禱療以雄黃丸方愈

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遊廬山憇於澗石忽見蟠蛇如  
堆繒錦俄變爲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

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岩下有枯骨  
背石平坐按于膝上狀如鈎鑣附苔絡蔓色白如雪云  
祖父已嘗見不知年代其或鍊形擢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  
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併修開元

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猩猩著故青衣亦不辯何  
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  
明年却來取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  
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  
高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大石  
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  
虞藏玘及官吏纔及船投岸旬月後舊州地方乾除大  
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玄宗真容閣去本處十餘步  
卓立沙上其他鐵石像無一存者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陋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語無



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兒干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翺等五人爲火七師遇於塗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爲贈之意後數日監軍院晏滿川等爲戲以求衣糧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遍出界凡四五年間人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荊州百姓郝惟諒性龐率勇於私鬪武宗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於墻間迨宵分方始寤將歸歷道在里餘值一人家室絕卑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請乞漿觀一婦人姿容憔悴服裝羸弊方向

燈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和成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隣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辨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備掩藏固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



攬縉之數如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與同輩合  
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  
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持  
錫夜入山林越兇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  
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跣跣憇於岩下長吁曰饑渴  
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岩有道士坐繩牀僧詰之不動  
遂責其無實主意復告以饑困道士歛起指石地曰此  
有米乃持鑿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卽着  
於釜承瀑敲火煮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

笑曰君殮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  
爲客設戲乃處木裹枝投盖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  
有頃又旋繞繩牀効步漸趨以至蓬轉湍急但覩衣色  
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見渴矣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涸戲忽見物中流流下  
小兒爭接乃一瓦甌重帛裹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  
尺餘遂走群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  
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捨得一  
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楷拭轉分明乃呈哲



哲意家人憤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惡之其年  
哲卒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給之曰驢其人遂日  
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  
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呪効亦歇

秀才田暉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  
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爲  
縣令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  
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

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群臣立于殿庭旣而遇  
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  
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蓋恭俄雪甚至  
膝朝旣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  
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  
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  
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鬪豎左右常數  
十人或隱几搢頤竟日懶爲一言其于饌羞猶爲精潔  
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  
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筋每令侍婢主尺牘



往來復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後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號道館木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高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



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  
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醜穢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  
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  
勝白二况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  
暗消歎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  
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  
姨持盞性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卽  
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  
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  
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

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  
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  
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  
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  
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  
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  
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卽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許之乃齊  
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  
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  
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



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巴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  
緋衣名阿楷卽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  
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芋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  
年却老頰長如此住護衛果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  
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之三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續集卷之四

唐太常少卿臨澗柯古陵成式撰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鶴校

貶誤

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感融予因讀  
坐右方謂之感戎又嘗覽王充論衡之言秦穆爲繆音  
謬及徃徃見士流遇人促裝必謂之曰車馬有行色直  
臺直省者云寓直實爲可笑乃錄賓語甚誤者著之于  
此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



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  
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  
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  
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啗之  
荅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  
有以効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竹賦甚麗爲詞人所諷  
然爲從竹之蕭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蕭忽然  
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爲誤予讀淮南  
子云夫播棊丸於地圓者趣窞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

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  
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  
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諸  
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  
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  
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  
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  
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  
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



之域者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卽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談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卽手煞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

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繫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公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餗傳記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佯不寤徐捲而啖

相傳云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語腹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父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讀之凡歷藥名六七不應因據藥療之立愈據劉餗傳記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



此方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至其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方以此藥爲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

世呼病瘦爲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闊博陵崔謙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特此還施貴族藝眉

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滹沱河爲崔家墓田

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灑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瘧癘也予讀漢舊儀說儼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灑爲合滄耳也

予在秘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儉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會人着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鏃上



西紀四  
獼猴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  
之長大行急謂之趁蛇鶴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  
之烟薰木虵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鏃上獼猴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  
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  
桓温惡其大侈焚之台在此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  
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典畧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  
雜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荔  
曰此頌清拔卿之士龍也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貰酒少有醒時其友題

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讀之不解曰  
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于今青衿之子無不記者談藪  
云北齊高祖常晏羣臣酒酣各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  
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  
帝曰豐樂不諧是好人也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  
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爾至此據朝野僉  
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没首水底少頃出而大  
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  
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祖無道內



西經四  
外各懷怨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  
令縛致水中沉沒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集  
曰向來你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  
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蓋事  
本起於此

今人每觀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竒工也至兩都寺中  
亦往往託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云  
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  
圖作木爲母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姪父母  
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爲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

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爲乘之遂獲父屍  
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  
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具千數謝之般爲  
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  
時公輸般亦爲木爲以窺宋城

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鬪者誤聽  
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楛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  
中使召至陛奏楛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應聲曰  
無中使人遽出斬之帝甚寵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  
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云我無罪前生爲沙彌誤鋤殺



一蚓帝時爲蚓今此報也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爲劇語予爲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旦羣婢捧匱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麩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敷初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果食至盡旣還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椀進藻豆因倒著水中旣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涉多版胡言迷蹇澤瘖且聾莫使道通據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辭與贛易林卦辭同蓋相傳誤也

予別著鄭涉好爲查語每云天公映冢染豆削棘不若致余富貴至今以爲奇語釋氏本行經云自穿藏阿邏仙言磨棘畫羽爲自然義蓋從此出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卧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



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恪可愛與彥叙寒溫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

中有男子復與共卧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玄結願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玄續笑曰予燒金丹入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岩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玄續取乾飯食之卽日上章封劄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



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  
之曰避其人不動有傾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  
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玄績  
不言之戒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  
何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謠然夢覺鼎破  
如震丹已飛矣釋玄奘西域記云中天婆羅旃斯國鹿  
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  
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爲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  
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  
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取如此數返烈士

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憚豈  
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側隱者按劍  
念呪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  
良久出語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昏然若夢見昔事主  
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定南天婆羅門家住  
胎被常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  
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  
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應遽止妻不覺發  
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烈士慙忿而死蓋傳  
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  
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  
爲處乎剎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  
久泚頰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  
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  
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  
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  
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說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  
詣說說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俗入囂湫處說微曠  
亦不荅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說曰吾

前心于市後心剎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  
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  
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告壺丘  
子壺丘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見壺丘  
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殆見吾柱德機也嘗又  
與來列子又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  
列子明日又與見壺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  
而相焉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猗移因  
以爲方靡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竄是事



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衍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爲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嘍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泣曰我今日不可更

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弘之荊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恨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恨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成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盡鹿李績封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美其工繪曰養由百



中楚恭以爲辱季不能對又有步從射版版記射的中者甚多繪曰那得不射麀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爲麀形自麀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鏡者往往謂壁間蛛爲鏡見其形規而匾伏子必爲子所食也西漢云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也破鏡食父如羆虎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傳玄賦云薦祠破鏡膳用一梟朝野僉載云隋未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

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笑曰學射三

年未教汝嚙鏑法列子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

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蒸一作微角之弧朔

蓬之簞射貫蝨心旣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過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

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旣發飛衛以棘刺

之端搏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

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

道唯羿爲愈已於是殺羿

予未虧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韋南康皇幕中



有一客於晏席上以籌梳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坐  
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粘其後脚畧無脫者又  
能奉上倒梳一作走十間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偽周藤  
州錄事參軍袁思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倒筋揮蠅  
起粘其後脚百不失一

士林間多呼殿棟桶護雀網爲呆愚其淺誤也如此禮  
記曰疏屏天子之廟鄭注云屏謂之樹今呆愚也列  
之爲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雅曰復愚謂之屏劉  
熙釋名曰呆愚在門外呆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  
西漢曰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閣呆愚災呆愚在外諸侯

之象後果七國舉兵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  
陵延陵園門呆愚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畧曰黃  
初三年築諸門闕外呆愚予自筮仕已來凡見搢紳數  
十人皆謬言梟鏡呆愚事

世說蓐泥爲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鷺陶勝力注本草  
云紫胸輕小者是越鷺曾斑黑聲大者是胡鷺其作巢  
喜長越巢不入藥用越于漢亦小差耳

予數見還往說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僞  
耳天后笑曰但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僞乎唐書云天  
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嘉瑞睿宗云烏前



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為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為歌以寄

哀也摯虞初禮新禮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

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

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

徒歌虞殯示必死也○予近讀莊子曰緇謳於所生必

於斥苦司馬彪註云緇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

苦急促言引緇謳者為人用力也

舊言藏鈞起於鈞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鈞弋夫

人手拳時人効之目為藏鈞也列子云凡樞者巧鈞樞

一作者憚黃金樞一云者昏殷敬順敬訓曰彊與樞同

眾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鈞剩一人則來往於

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鈞之戲分二曹以校勝負

若人耦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

下曹名為飛鳥又今為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臈

祭後也庾闡藏鈞賦序云予以臈後命中外以行鈞為

戲矣

世說云彈棊起自魏室棊奩戲也典論云予於他戲弄

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畧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

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起於魏室明矣今彈棊用



碁二十四以色別貴賤碁絕後一豆座石一云右方云白  
黑各六碁依六博碁形一云依大碁形頗似枕狀又魏戲法先  
立一碁於局中餘者聞一作闕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  
梁職儀曰八座尚書以紫紵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  
通志曰今錄僕射尚書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中  
世已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囊之其餘  
公卿但執手版今人相傳云陳希烈不便稅笏騎馬以  
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為將來故事甚先之  
矣

今人謂醜為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  
說不甚重之一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云侵貌不足  
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  
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  
嘗於上都齊會設此有一秀才甚賞其呼扁字與扁同  
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非大笑之近讀甄立言本草  
音義引曹憲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鵲姓秦字  
越人扁縣郡屬渤海

今六博齒采妓乘乘字去聲呼無齒曰乘據博塞經云  
無齒為繩三齒為雜繩今檮蒲塞行十一字據晉書劉



毅與宋祖諸葛長民等東府聚戲併合大擲制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已還毅後擲得穉

今閣門有官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禮時禮樂盡在江南北方舉動法之周隋相沿國家承之不改

侍中西漢秩甚卑若今千牛官舉中者皆禁中言中嚴謂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與漢殊絕猶奏中嚴外辨非也

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祭質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謬之大者矣夫宮中祭邪魅及窆窳則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禮露施帳謂之入帳新婦乘鞍悉北朝餘風也聘北道記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夫家百餘人挾車俱呼曰新婦子催出來其聲不絕登車乃止今之催粧是也以竹杖打婿爲戲乃有大委頓者江德藻記此爲異明南朝無此禮也至於奠鴈曰鵝稅纓曰合髻見燭舉樂鋪母鬻童其禮太紊雜求諸野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頭杖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以母







